

理智的尋夢者

夏祖麗·文

王信·攝影

——張系國訪問記

六月初，張系國回到了臺灣，這次他是應中央研究院的邀請，回來籌設資訊科學研究所，並在淡江文理學院做短期的講座教授。

距離上次，他已有兩年沒有回來了。這兩年裏，國內的朋友都很懷念他的文章。

回來的頭幾天，一天下午，他走在母校臺灣大學的校園裏，看到臺大學生們出民謠唱片的海報，晚上，他在朋友的邀宴中，就忙着打聽那裏可以買到這張唱片。

白天，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和臺北淡江文理學院兩頭跑，晚上，他常常一個人在臺北的街頭巷尾逛，走在公寓的巷弄裏，四面傳來鋼琴聲、人聲、電視聲，

他覺得心裏有說不出的舒服。

就像剛下飛機那天一樣，出了機場，坐上計程車，車上收音機裏正播放着全國青少年棒球賽的實況，一路上，計程車司機很起勁的跟他聊棒球行情，這一切，使他覺得真是回到了家了。正如他說的，「如果我不能經常接觸我成長的這片土地，呼吸到自己國家的空氣，我知道我便喪失了我寫作力量的唯一泉源，我的存在亦完全沒有意義。」

十九歲那年，張系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——「沙德的哲學思想」（註：現在多譯為沙特）。

這是摘譯自蒂桑（Wilfrid Desan）所著的一本有關沙特書中的哲學思想部分。這本是冷門書，而張系國當時也只是臺大電機系二年級的學生。當時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本書，他就以做家教賺來的錢，找到了新竹的一家印刷廠，印了三百本。書出版後，他沒有找人經銷，自然一本也沒賣出，三百本書大部分都送了人。

過了兩年，沙特得了諾貝爾獎，臺灣大學附近的一家書店又重印了這本書。當時給他的報酬是在這家書店換取價值新臺幣兩千元的書。

大學時代，張系國是沙特迷，沙特的小说「牆」、「理性的歲月」（The Age of Reason），劇本「蠅」（The Flies），「無路可走」（No Exit）都是他很欣賞的。尤其是「蠅」，最後主角帶着他的罪惡（盤旋在頭上的蠅），傲然而孤獨的離去，縱然是痛苦，他認為那也是多麼偉大的痛苦。

當然，沙特的存在主義更是使他深思不已的。他認為沙特的個人英雄主義味道很濃，但是他有法國知識分子特有的敏銳。有人認為他的存在主義過於虛無頹廢，但張系國以為，如果深一步去探討他的作品，會發現他也有積極入世的一面。

出國以後，張系國又接觸到法國哲學家馬羅朋提（Merleau-ponty）的思想，他認為他比沙特更深入。

張系國的第一本小說「皮牧師正傳」是諷刺一個牧師的故事，他寫這本書時是不是受到沙特的存在主義的影響呢？他說：

「寫這本書時我十九歲，那時我剛剛接觸存在主義，對宗教發生懷疑。

「說到影響，我想，沙特的作品也許對我寫作的



意識形態上有些影響，但在寫作技巧上，沒有什麼影響了。」

民國五十四年，張系國從臺灣大學電機系畢業後，就到美國習科學，獲得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學位。

科學家、計算機應該是理智的、實際的、一絲不苟的，而寫小說却是感情的、幻想的、羅曼蒂克較多的。這兩者之間會不會有衝突呢？

他認為，一是工作，一是興趣，學科學與他寫小說沒有什麼關係。在他的小說中，只有「超人列傳」是比較偏向科學與理性的。這篇小說是描敘在科學高度發展下，產生的人類問題，是從另一個角度探討知識分子的未來，它的寫法有點傾向科幻小說的形式。

其實，張系國從高中時代對科幻小說就有濃厚的興趣。在新竹中學高三那年，他就看了數十部科幻電影，一直到現在，他在美國，只要有新的科幻小說出版，他一定不放過。他說：

「從前，科幻小說稱為 Science Fiction，現在稱為 Speculative Fantasy。科幻小說的鼻祖是威爾斯，他的『宇宙戰爭』、『時間機器』，都很

受歡迎。早期的科幻小說，也就是十九世紀末，二十世紀初的科幻小說作者，多半對科學有相當的認識，他們搬弄各種科學機關利器，再湊上一個故事，題材不外乎時間機器或四度空間，他們想以科幻來表達一些『哲學思想』，想用科幻小說題材來表現他們的幻想和理想世界，對人性也有非常嚴肅的描寫。

「現代的科幻小說作家中，以 Vonnegut 最紅，他最有名的兩本書是『第五號屠宰場』和『泰坦神族女妖』。他的作品都是從很嚴肅的主題，表現人類的命運，探討人類存在有無意義的問題。」

張系國以為，科幻小說有的難免「走火入魔」，但好的科幻小說可以達到「文以載道」的效果。真正的科幻小說，一定有一種幻想、理想的精神在裏面。

近年來，他也以「醒石」的筆名在「聯合副刊」發表一系列的科幻小說「星雲組曲」。這可以說是純中國式的科幻小說，主角是中國人，內容或多或少也含有中國的意義。

目前，國內的科幻小說很少，寫的比較多的是黃海。張系國覺得，好的科幻小說，實在很適合介紹給國內的青少年們。他說：

「寫實是中國文學的主流，但有些用寫實無法表現的題材，那時我認爲用幻想表現更好，這樣比較放鬆些，也可以隨心所欲的寫。」

張系國早期的小說像「勝利者」、「釣魚」，多半在「聯合副刊」發表，當時他正在大學唸三、四年級。那一陣子，他也經常撰寫一些短評和論著在「大學論壇」、「大學新聞」等刊物發表。這一時期的作品，他都收入「亞當的肚臍眼」一書中。

從這本書裏，可以看出，他當時對理性和信仰問題特別執着。但事過，他認爲讀來都不滿意，尤其不滿意某些自以爲是的思想。

到美國的頭幾年，他在加州大學讀書，寫下了「地」、「亞布羅諾威」、「超人列傳」等短篇小說。從前二者中，可以明顯的看出他當時濃厚的懷鄉情緒。民國五十八年四月，他離開加州大學，到紐約華生研究中心任研究員。那一陣子，他的心情非常苦惱，覺得自己思想上沒有出路，「流沙河」、「枯骨札記」和「焚」這三個短篇小說就是在那時寫成的，也是他的作品中較灰色的，這六個短篇小說，和另外一

篇「割禮」，都收在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「地」一書中。

「割禮」是以「保衛釣魚臺」運動爲背景的。那時，他正在康奈爾大學電機系任副教授，他認爲那段日子是他生活得最起勁的一段時光。「割禮」是在遊行後三個晚上趕出來的。他覺得雖然有很多缺點，但他還是很喜歡這篇小說，也許因爲它保存了自己那時激昂的心境。他以猶太人剛出生嬰兒的割包皮儀式穿插在文中，爲的是表現什麼呢？他說：

「割禮象徵人的成長，也象徵對舊思想、舊社會的割捨。這是『保衛釣魚臺運動』的最主要精神。很可惜這個本以爲可以團結海外中國人的運動，最後分裂了。」

另外，他還有兩本小說集「棋王」和「香蕉船」。「棋王」是長篇寫實小說，有人批評他是在批評拜金主義，但他却覺得自己對這批人的同情多於譴責。他沉思了一下說：

「民國六十一年，我有機會回國工作一年，在這一年中，我有機會認識了臺北社會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，他們在商場打滾，滿口的信用狀，起岸價格的術



語，但又保持着幾分知識分子的氣味，對文化仍抱持着一些理想。我瞭解他們，因為我也屬於這個階層。我可以恨這個階層，我可以不滿意這個階層，却難以擺脫這個階層的桎梏。這是我的十字架，我必須面對自己。『棋王』就是描寫這個階層人物的故事。」

正如詩人余光中所說的：「張系國審視的人性，是弱點，不是罪惡，他是一位寬厚，筆鋒略帶漫畫諸趣的諷刺作家。點到痛處，並不刻意傷人。」

「香蕉船」寫的大部是海外中國人的故事。描寫在美國、在海上、在香港、在臺灣各種不同的中國人在過着不同生活的故事。寫出了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的血和淚，寫出了他們掙扎的痕跡。

很多人認為這些故事太悲慘了。他說，他計劃中還有幾個故事要寫，但要比「香蕉船」裏的故事愉快些，不那麼淒慘。

「香蕉船」裏的筆調有些像社會新聞式的描寫，他承認他當時曾看了許多報導文學，可能受些影響。

遍讀張系國的小說，會發現他常有感而發，使讀者感到，他要藉一個故事的訴說來表達一個真理，他

的小說對社會病態着墨最多，他是一個關心知識分子對現代社會關心的作家。

對於這一點，張系國有他的看法，他說：

「我並不一定贊成『文以載道』。如果說『道』就是小說的『主題』，那麼任何小說必然都『載道』。問題是，是什麼樣的主題呢？」

「我認為臺灣的小說有兩種傾向：一是現代文學派，像白先勇、王文興、歐陽子等人。他們認為小說的主題不外乎互古常新的人的基本情感和經驗，只看小說家以什麼方式來表達。白先勇和胡菊人談話記裏就曾說過，小說的主題無非生老病死，戰爭愛情，重要的是如何表現，小說家無非是用一種技巧來表達一個已知的主題。這樣看來，世界似乎是靜態的、已知的。打個比喻，就好像那條歌已固定了，就看如何唱了。」

「另一派是社會寫實派，像王拓、楊青矗、黃春明，他們的作品，表現某些固定的主題，例如，帝國主義是不好的，富人剝削窮人，鄉土是好的。這些主題具有社會意識，當然是好的一面，但如果推到極致，只有這些主題，也會造成主題上的僵化。」

「我的看法不一樣，我認為歷史是向前的，社會不是靜態的，人的經驗也會不斷改變。古人的經驗和現代人的經驗絕不會相同。因此，小說家也應跟着時代有改變，他們應唱唱新的歌。」

「現在很多人談鄉土文學，就認為非描寫小店員、農夫、工人不可，好像只有這些題材才能寫。我認為不應這麼狹隘，天底下，可論的故事太多了。」

「我覺得小說就是說故事。所謂故事，並不祇是情節，而是包括人生對環境、對生命的一種新的認識。說得更高一層，宗教也是說故事，聖經、佛經中都是以故事傳播道理，故事本身是能發人深省的。」

「有人認為陳若曦最好的兩篇小說是『尹縣長』和『耿爾在北京』，這也是作者心裏有故事要說，自發性的從裏面湧出來。大部分小說家有表現的衝動，說來說去小說家還是一個說故事的人。我個人不為藝術而寫作，我是為人而寫作。我認為最重要的，還是如何講出人的故事，而不是表現某一個給定的、僵化的主題。」

張系國小說中的對白，可以說是使他的小說生動而有現實感的一大因素。那些流行的學生俚語，章回

武俠小說的用語，都很能充分配合書中主角的身份。余光中曾說過，他的小說中語言豐富而活潑，寫得純淨而流暢，更因融合了少量的文言和歐化語法而多采多姿，他的對話是一絕，從不失誤。

張系國認為這也許是他從小因鼻竇炎使得嗅覺不靈敏，相對的耳朵就特別靈敏，對於人家談話也就有與趣注意。記得他的一位長輩就曾說過，張系國小的時候是親朋眼中的「神童」，過目不忘，過耳不忘。他認為寫對白非常過癮，尤其它把人物的個性帶出時。但在他的近作「香蕉船」中，他曾試着不用對白，有時表現成功了，有時却失敗了。

民國五十八年到六十年間，他曾遠在美國為「大學雜誌」主編「域外集」，邀請在海外的人為國內寫文章，以留學生的眼光做文化上的反哺工作，對國內的情況做善意及建設性的批評。

他認為置身域外的他們，多少也體會到域外人的孤寂和苦悶。但他們相信這一代的中國留學生仍能夠為中國做一點事，並不一定要終老異鄉。他們必須找尋他們的方向，他們必須重建他們的信仰。「域外集

」的文章便是反映他們對這些問題思考的一些結果。後來，他又以「域外人」的筆名為中國時報撰寫「快活林」專欄。但他認為方塊文章並非他的主要興趣，他最喜歡的還是寫短篇小說。

小時候，張系國喜歡讀章回小說，像「東周列國誌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隋唐演義」、「七俠五義」、「小五義」、「薛仁貴征東」、「五虎平西」等。那時，他常到租書店抱回一大批書，悶在房間裏看。他說：

「我從小就是個孤獨的孩子，因為身材胖，性情孤僻，我成了班上同學捉弄的對象。小時候我覺得自己經常受到挫折，因此我寧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裏，只有面對書本，我才感覺自己像個人。」

讀到狄更司的「塊肉餘生錄」，他就幻想自己是大衛科波非爾，從惡毒的繼父家出走，到處流浪。

讀到傑克倫敦的「海狼」，他就幻想自己是那個被無情的壓制的人，最後揮動着肌肉堅實的手臂，迫使那些欺侮他的同伴大聲求饒。

記得他曾經這樣寫他童年的學校生活：「每天中

午，我焦急的在教室門口等候值日生拿回竹籠，眼睜睜的看竹籠裏的便當一個一個被人取走……却沒有我的便當踪影。這時我只有噙着眼淚，在教室裏到處搜尋我的便當。全班同學們便一面吃飯，一面愉快的欣賞我笨拙的到處尋找便當的姿態。他們每次都將便當藏在不同的地方……飯菜撒了一地……我又餓又氣……還必須做出無所謂的姿態。因為我知道，即使我大發脾氣，也找不出惡作劇的同學。即使我找出他，我也打不過他。他們都巴不得我不顧一切找人打架，他們就更有樂子了，可以把我按在泥地上吃砂土，每個人上來捏一把，大家高聲唱着：『胖子胖，打麻將！胖子胖，吃泥巴！』……」

看着眼前的張系國，斯文、智慧、開朗、自信。在新竹中學當了六年高材生，後來保送臺大電機系，現在又是中文計算機科學專家，從今天的他，怎麼也找不出當年那個被人捉弄的胖小子的影子了。是不是成就會改變一個人的氣質呢？他笑了說：

「我覺得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自信呢！」

稍長後，他很高興看軍事書籍，軍事譯粹社出版，紐先鍾譯的「島嶼戰爭」、「閃擊英雄」、「隆美

爾回憶錄」，都是他百看不厭的。他常幻想自己是沙漠之狐隆美爾，站在戰車頂上，穿著筆挺的軍裝，指揮作戰。祇有在那幻想的小天地中，他才感到安全舒適。

有一陣子，他對軍艦入迷的不得了，到處去收集英文的「戰艦年鑑」來看。高中快畢業時，他曾很想考海軍官校，做一個遨遊四海的海軍。但後來，他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。

又有一陣子，他迷上了西班牙，看了許多西班牙歷史、哲學書籍。凡是有關描寫西班牙內戰的小說，像喬治歐維爾的「向卡特隆尼亞致敬」，安德列馬羅的「人的希望」，海明威的「戰地鐘聲」，他也讀遍了。那種半小說、半報導文學的寫法，他也非常的喜歡。

中國小說裏，他認為「水滸傳」是百看不厭的，「紅樓夢」他到後來才欣賞，但看的遍數遠不及「水滸傳」。

三十年代的作家吳組湘是他最欣賞的中國作家之一。他說：

「可以說，我對真實的東西更有興趣，有時真人

眞事遠比虛構的故事更動人。」

張系國原籍江西南昌，出生於重慶，長於新竹。在美國十年，學的又是最新潮的電腦，但是他的作品，不論是小說或短評，給人的感覺是，他是一個道道地地屬於臺灣的作家，正如詩人楊牧所說的：「他的文學完全是爲臺灣而創作的。」

他不但寫文章關心社會，每次回國，他也把他所學的最新東西帶回來。「中文電腦」就是他頭一個帶回來的，如今國內的中文電腦已做到應用的階段，大專聯考放榜已採用電腦，這和他這些年的推展，有很大的關係。

因此有人說，與那些偶爾回國作客一次，就事事看不順眼國內一切的「旅美學人」比較起來，他做的都是一些比較正面性的建設工作。

記得十年前，張系國剛剛出國時，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，「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，爲了他自己，他必須絞盡腦汁，想出一條路來。如果他仍自豪於知識分子的孤獨，終久他只能成爲孤獨的知識分子，不瞭解大眾，大眾也不接受他，他一切『傑作』也只有和他

一齊腐朽在象牙塔中吧了！」

做爲一個不埋首象牙塔中的海外知識分子是可敬又可愛的。但是，中間隔着一個太平洋，有些事情傳過去已變了，而一腔熱血往往會引起雙方不必要的誤會。

他的一句「我是中國人，我也是臺灣人」曾被誤爲臺灣分子，而海外左派人物却又給他加上「開明中國人」的帽子。

正如他在「香蕉船」的序文中說的：「每次被誤解都是關心出的亂子，但是臺灣目前的處境，做爲一個知識分子，怎能埋在象牙塔中袖手旁觀呢？臺灣是我生長的地方，多少年來，我夢寐所思的，便是這片土地。每時，每刻，我每一個細胞都呼喚着要回去。但是我每次按捺不住要打抱不平，每次多管閒事——尤其是管閒事牽涉到政治問題上，別人對我的不諒解也就更增加一分，我回到那片土地的機會也就更減少一分。這是我最大的痛苦與矛盾。」

做爲一個留學生，他對於留學生的問題，有什麼看法呢？他說：

「留學生的問題只是很狹義的所謂工作、戀愛、

婚姻、學業或生活的問題，現在出國念書的學生不再那麼斤斤計較學位，也較易適應國外的生活。白先勇筆下的『芝加哥之死』裏的痛苦，已不復存在於今日的留學生中了。廣義的看，留學生的問題已不成爲問題了。它已擴大爲海外所有中國人的問題了。

「我認爲現在應該做的，應是如何使海外的中國人，不論是香港、美國或日本的中國人對臺灣產生向心力，把這裏當做精神的故鄉，使大家在情感上、文化上，共同擁抱中國。」

「在海外的中國人會產生『我是誰？』的疑問，而在國內的報紙雜誌上，會讀到『他們是誰？』的話，這些『非我族類』等觸目驚心的標題，令人難受，難道自然環境的限制，竟使我們的胸襟變得比較狹隘？難道中國人的小圈子還不够嗎？我們應該使海外的中國人的痛苦容納到我們的民族文化中，使我們的民族魂擴大到全世界的中國人，而不限於臺灣這一個地方。我憧憬着我國能建立一個遠大的文化理想，而不僅是狹隘的『鄉土』文化。」

「最近，我們在芝加哥舉辦了一個『現代中國文藝及電影座談會』，談中國現代詩、現代小說、現代

電影和音樂創作，雖然沒談出什麼結果，但我們都發現這方面要有所成就，還要看臺灣，也就是臺灣可以做很多事，這是很令人鼓舞的。也就正如顏元叔所說的，我們應『做一個文化上的大國』。」

對於現在中國的年輕人，他覺得他們比較健康了。他說：

「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歷史的包袱，也更能適應現代社會。但相對的在文化上的抱負似乎也比較小了。從前的知識分子是以天下爲己任，現在不作與這一套了。但是沒有歷史的包袱是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子來。十年前，提到臺灣文化上的東西，很難說出來。但是現在至少可以講出一點了，像短篇小說，現代詩，雲門舞集，中國民謠，都是年輕人做出來的，雖然都還在起步的階級，方向上也還在摸索，但可以看出他們的路子越走越寬了。」

現在，張系國是芝加哥伊利諾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，兼知識系統實驗所主任，並且是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。

寫文章，研究電腦，提倡人權運動，張系國的與

趣很廣，他想做的事也很多。

最近，他又迷上了電影。閒暇，他和幾個好朋友拍電影玩。他負責編劇，還有人負責拍和導。這次回國，他帶回來了一個他們拍的影片，片名是「雄霸天下」，是默片加字幕，有章回小說的形式。內容是描敘一個留學生學文不成，就去學功夫，自己開館創天下的故事。全片在諷刺功夫片和純情式的戀愛片。片子很短，只有二十分鐘，片中角色也由有興趣的業餘

朋友飾演。

他說：「我太太就常說我的夢太多。我覺得自己一直到現在還是一種愛幻想的傾向。索爾貝裏在接受諾貝爾獎時曾說過：『每一個成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孩子』，我想一個寫作的人經常能保持赤子之情是好的。」

張系國正是一個理智的尋夢者，但是不管他的興趣是什麼！他的夢是什麼！他最喜愛的還是寫小說。

連的聯想

消遙遊

左手的繆思

掌上雨

第七度

定價30元

定價30元

定價30元

定價25元

定價35元

——余光中第九卷現代詩選集但在本質上不是一卷詩集，而是一首詩，一首詩的面之現。

——有正規的和遊擊的文藝批評，也有抒情散文，時間從1963的春天到1965年春天，寫作的地點從臺北到蓋提斯堡。

——余光中第一本散文集，間有議論，但大半是抒情，有一半的篇幅為作者心儀人物的塑像，他們有詩人、作家，也有畫家、另一半則容納現代詩的評論、三篇遊記、兩篇小品。

——余光中第二本散文集，偏重理論性。共分兩輯：第一輯是一般性的論詩文字，第二輯則是有關新詩論戰的文字。

——余光中等著。是一現代詩選，包括了魯虹、蓉子、張秀亞、胡品清、周夢蝶、洛夫、痲弦、溫健騷、葉珊、余光中等人66首作品。

五本合購
八折優待

大林出版社郵撥一九二三五電話三四一〇二七五